

在重音与声调的连续体上看史兴语¹

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 齐卡佳

内容提要 属藏缅语族羌语支南支的史兴语（又称旭米藏语）分布在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水洛乡部分村寨，使用人口大约 2000 人。

史兴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据孙宏开（1983）与黄布凡和仁增旺姆（1991）的介绍，其声调具备如下两个特点：

1. 史兴语四个声调（高平：55、高降：53、中升：35 和中平：33）当中，只有前三者才呈现声调对立，而最后一个只出现在双音节和多音节词中；

2. 史兴语声调往往受连读变调和语气影响而有变化，在句中不大稳定。

在 2005 和 2006 年的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史兴语声调系统这些特点，讨论史兴语声调的一些变调规则，并提出史兴语声调负载单位不是音节，而据初步分析认定应该是词。

作者注意到，史兴语韵律系统，类型十分类似于蒲西拉坞戎语、草登嘉戎语（孙天心 2005）和水塘羌语（Evans 2006），可看做为结合声调与重音的典范特征。把这一分析框架扩展到整个羌语支其他的语言，作者提出，羌语支的语言都不以音节作为声调负载单位，一律可分析为属于声调与重音过渡阶段。作者认为，该特点有可能是超羌语支语言境界之外的川西地区的区域特征。

关键词 史兴语、词调、重音、音高重音、声调、羌语支、区域特征

1 前言

史兴语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水洛乡旭米藏族所说的语言，使用人口大约 2000 人。旭米藏族主要分布在水洛河上下游，下游旭米人自称 [s⁵⁵h⁵⁵]（70 年代末由孙宏开调查），而上游旭米人则自称 [su⁵⁵h⁵⁵]（80 年代由黄布凡与仁增旺姆调查）。史兴语目前的谱系分类在藏缅语族羌语支南支。笔者自 2005 年起调查该语言的上游话，总共已作两次短期实地研究。

史兴语是有声调的语言，但是与多数有成熟声调的汉藏语系语言不同，其声调负载单位不是音节，而据初步分析认定应该是词（即几个音节一个词一个调）。最近几年研究羌语支语言专家分别注意到羌语支的一些语言，如嘉戎语、拉坞戎语、羌语和普米语，在韵律方面与以往陈述有所不同。原来分析为无声调的语言，如嘉戎语，却有由音高所构成有辨义性的音高现象（详细讨论见孙天心 2005）。反过来，原来分析为有声调的语言，如羌语南部方言和普米语，同样可分析为音高重音（pitch accent）或词调的语言（Ding 2006; Evans 2006）。

受这些研究结果启发，本文拟谈史兴语声调的一些特点，并提出，通过对羌语支其他语言以往陈述的分析，可以大致肯定羌语支所有的语言都不以音节作为声调负载单位。该特点有可能是羌语支语言乃至整个川西地区语言的区域特征。初步探讨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引起对这一现象的深入讨论和研究。

2 史兴语声调

1.1 以往研究

据黄布凡与仁增旺姆的初步认定（1991），史兴语是字调的语言（一个音节各自都有一个调），共有 4 个声调，分别为两个平调（高平[55]和中平[33]）、一个高降调[53] 和一个中升调[35]。据黄布凡与仁增旺姆的分析，史兴语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其单音节词中所对立的声调只有 3 个：高平调[55]、高降调[53]和中升调[35]，而中平调[33]只出现在双音节和多音节词中，举例见表 1。

¹本文初稿曾分别在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2006 年 12 月 11 日）和上海东亚语言比较国际研讨会（2006 年 12 月 26 日）两个场合宣读过，感谢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马秀珍（Martine Mazaudon）、罗仁地（Randy LaPolla）、张洪年、江荻等先生提供讨论意见。撰写和修改期间，作者蒙米可（Alexis Michaud）、丁思志、黄行、孙天心和 François Dell 的指导和鼓励，这五位先生提出了一些具启发性的建议。

笔者在四川省木里县的田野调查研究得以顺利进行，与四川省木里县当地干部和藏族友人的支持与照顾密切相关，谨此向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本文语料由鲁绒多丁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基金项目：荷兰皇家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5-2008 年交流合作计划]

表 1: 史兴语四个声调举例 (语料引自黄布凡与仁增旺姆 1991: 179)

声调	例句	汉义
55	[tshi ⁵⁵]	量
35	[tshi ³⁵]	犁
53	[tshi ⁵³]	脊椎骨
33	[bu ⁵⁵ miæ ⁵³]	肛门
	[bu ³³ miæ ⁵³]	麻子

黄布凡与仁增旺姆所注意到的史兴语声调的第二个特点是，声调在句中不大稳定，例如「下(雨)」单念形式为[za³⁵]，而在具体语境下分别会有[za³⁵]、[za⁵⁵]和[za³³]的不同读法：²

- (1) a. xu⁵⁵ za³⁵ tɕæ³³. 下雨了。(看见在下雨)
 b. xu⁵⁵ za⁵⁵ wu³³ dzō³³. 下雨了。(看见地上湿了)
 c. xu⁵⁵ za³³ tɕi³³tɕi⁵⁵ bɔ³³ ji⁵⁵. 要下雨了。(黄布凡与仁增旺姆 1991: 179-180)

这种不稳定性，黄与仁增先生解释为连读变调和语气的影响，但由于调查时间以及搜集到的资料相当有限，没有归纳连读变调的具体规则。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用实例说明史兴语不是字调而是词调的语言，换言之，史兴语的声调是超音节的，其单音节和多音节词所能负载的调数与调型互相一致。

1.2 史兴语音节词层与句子层面的声调

笔者 2005 和 2006 年对史兴语的田野调查可以充分肯定黄布凡与仁增旺姆的分析，即史兴语单音节词呈现三个声调对立(55、53、35)，如 [tshu⁵⁵]「挤(奶)」，[tshu³⁵]「鬼」、[tshu⁵³]「肺」；反过来，一个词的单字调与该词在自然语流中的所能负载的声调往往有所不同。

笔者 2006 年重点记录长篇语料，对史兴语声调的兴趣也通过分析长篇语料而产生。史兴语口语中，韵律单位是韵律词，亦即一组在实际语流中联系紧密的、经常联在一起发音的音节，在韵律词内部不能停顿，在韵律词边界不一定有停顿但是可以有停顿。³ 记录过程中，在合作发音人鲁绒多丁先生的协助下，笔者对史兴语长篇语料的韵律词进行了标注，注意到其如下几个特点。

史兴语韵律词的平均长度可以从一个音节到三四个音节，两三个音节的韵律词占多数。(例句中韵律词的边界用方括号括起。笔者沿用黄布凡与仁增旺姆(1991)对史兴语的记音系统。该系统比较符合实际发音，可是在标调方面，需要一些修正，详见后续讨论。)⁴

- (2) [[tshu⁵⁵ suɛ³³] [dzɔ³³ læ⁵⁵], [hɪ⁵⁵ thi³³ rɛ³³] [dzɔ⁵⁵
 肺 肝 吃 (之时) 人 (定指) (施助) 吃

 Xu³³Xu³³] [bɔ³³ si⁵⁵], [no³⁵] [tō³³pæ³³ thæ⁵⁵] [mæ³³tu⁵⁵] [dzi³³
 样子 做 (着) 全部 地板 下 (往下) 塞 做

² 例句(1)中，[xu⁵⁵]的词义为「雨」，而[za³⁵]的词义为「下」。[tɕæ³³]和[wu³³dzō³³]都是示证标记，标志说话者叙述的他人动作行为是亲眼目睹的，[tɕæ³³]表明该动作的过程，而[wu³³dzō³³]则表明其结果。[tɕi³³tɕi⁵⁵ bɔ³³ji⁵⁵]是即行体标记。

³ 韵律词的定义引自贺琳、初敏、吕士楠、冯勇强著《汉语合成语料库的韵律层级标注研究》(网络版：<http://research.microsoft.com/users/minchu/pdfs/07-07-039.pdf>)。

⁴ 本文所用的缩略语如下：(定指)定指标记；(施助)：施事格助词；(与助)：与格助词；(属助)：属格助词；(往下、不定向等)：表示动词趋向前置的方向；(完形)：动词完成体形式；(非完形)：动词非完成体形式；(使动)：使动标志；(名物化)：加在动词形容词后表示名物化的助词。对史兴语语法的研究仍在进行中，例句中三种语法标志，即[læ]和[si]，以发音人所提供的汉义注释，分别为(之时)和(着)。这两种标志在史兴语语法系统的确切的位置与含义尚待进一步确定。

li⁵⁵ nō³³]]
 (名物化) (系词)

「吃肺和肝的时候，人假装吃，把肉全部藏在地板下面。」（《人与鬼的故事》）

史兴语韵律词的组成单位是词汇词：最短的由一个单音节词汇词组成，而长一些可以由复合词或词组组成，如 [tshu⁵⁵suē³³]「肺和肝」，或由实词与其附着成分（如助词，包括格助词、体标志、否定与疑问助词等）组成，如例句（3）的 [ŋɜ³³ sɪ⁵⁵]「把我」由第一人称代词和与格标志组成。

(3) [[ni³³ ji⁵⁵] [tshɪ³³ dzɪɜ³³ lɜ⁵⁵] [lɜ³³ xao³³ si⁵⁵], [ŋɜ³³ sɪ⁵⁵]
 你 (属助) 妻子 连 (不定向) 杀 (着) 我 (与助)

 [tshu⁵⁵ suē³³] [dzɜ³³ xi³³ ji⁵⁵]]
 肺 肝 吃 (使动) (未完形)

「你连你的妻子都杀了，把她的肺和肝给我吃。」（《人与鬼的故事》）

单音节韵律词保留该词所组成的词汇词的原调，如例句（2）的 [no³⁵]「全部」。反之，由几个词组成的多音节韵律词中，词汇词原有的声调发生大幅度变化。譬如，例句（2）词汇词「肺」和「肝」的原音节调都是高降调，分别为 [tshu⁵⁵] 和 [suē⁵⁵]，而到韵律词「肺肝」中，分别变成高平调与中平调，即 [tshu⁵⁵suē³³]。史兴语含义为「吃」和「做」的单音节动词的原调为中升调，分别为 [dzɜ³⁵] 和 [bɜ³⁵]，而例句（2）中，前者的声调变成高平调，而后者的声调则变成中平调等。

史兴语韵律词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是一个韵律词内只能容许一个有高平调 [55] 的音节，一般落在韵律词的起首音节，如 [tshu⁵⁵suē³³]「肺和肝」，或末尾音节，如 [mæ³³tu⁵⁵]「藏」（对句末韵律词声调的说明暂略），换言之，高平调在一定程度上起划分韵律词边界的作用。

此外，史兴语韵律词的另一个调型是高平调，即韵律词中所有的音节都负载高平调，见例句（4）第二和第三的韵律词：

(4) [[bɜ³³ bɜ³³ læ⁵⁵] [tɜ⁵⁵ mbu⁵⁵] [la⁵⁵ hā⁵⁵] [xa³³ li⁵⁵ nō³³]]
 分 (之时) 东巴 (不定向) 晚 走 (名物化) (系词)

 「分（语言）的时候，东巴来晚了。」（《旭米人的语言》）

总之，史兴语韵律词可以呈现如下三种调型（不包括单音节的韵律词）：

1. 韵律词的所有的音节为高平调 (55 55... 55)
2. 韵律词起首音节为高平调，而其他音节都为中平调 (55 33... 33)
3. 韵律词末尾音节为高平调，而其他音节都为中平调 (33 33... 55)

也即是说史兴语韵律词的调型主要由两个基本调（高平调 [55] 与中平调 [33]）组成。黄与仁增先生对 33 调的记录法，比较符合其实际读法，但考虑到该调在声调体系中的作用（即其与高调的相对立性），我们可以把它分析为低平调。下面我们把以往研究中记录为 55 的声调用「H(high)：高调」代替，而把记录为 33 的声调用「L(low)：低调」代替。那么，史兴语韵律词所能够呈现的三种调型可改写为：

1. H(...H)
2. H(L...L)
3. L(L...H)

值得注意的是，史兴语韵律词的三种调型与单音节词（以及单音节韵律词）所对立的三种调型相同。按照公认的声调原则（Woo 1969），升降调可分析为几个平调的结合，那么，史兴语单音节词中所对立的声调可分析为：

1. 高调 (H)（以往陈述中的 55）
2. 高调与低调的调丛 (HL)（以往陈述中的 53）
3. 低调与高调的调丛 (LH)（以往陈述中的 35）。

总而言之，史兴语单音节词和韵律词所能负载的调数与调型互相一致。

以上我们所描述的是史兴语音节词层面与句子层面上声调的一些特点。分析一个语言的声调系统，音节和句子应该是最极端的层面。下面我们不妨回到介于这两个层面之间，即词及词组层面，进一步观察史兴语声调在不同领域上的调数与调型。

1.3 词与词组的声调

与韵律词相同，史兴语词汇词的长度也可以从一个音节到三四个音节，但与韵律词所不同的是，史兴语词汇词以单音节为主，如 [tɕæ⁵³]「地」(HL)，其次为双音节词，如 [ka⁵⁵pao⁵⁵]「很」(H)、[ɬi³³mi⁵⁵]「月亮」(LH)、[Xɜ⁵⁵Xa³³]「咬」(HL)，再其次为三音节和四音节词，如 [guɜ⁵⁵wɜ⁵⁵hĩ⁵⁵]「猎人」(H)、[ɬɜ⁵⁵ɟy⁵⁵ku⁵⁵tu⁵⁵]「耳垂」(H)、[qha³³ra³³pō⁵⁵]「核桃树」(LH)、[li³³ɲi³³a³³ka⁵⁵]「小指」(LH)、[tu⁵⁵li³³li³³]「直」(HL)、[pu⁵⁵mi³³tiæ³³cu³³]「癞蛤蟆」(HL)。

类似于羌语支其他的语言，史兴语双音节与多音节词中，词汇意义上不可再分析的词汇词，如 [ka⁵⁵pao⁵⁵]「很」，为数不多，大部分双音节和多音节词汇词可分析为单音节语素的重叠或复合，复合词分别为并列复合，如 [la⁵⁵bɜ⁵⁵la⁵⁵mi⁵⁵]「子孙」(H) ([la⁵⁵bɜ⁵⁵]「孙子」(H)，[la⁵⁵mi⁵⁵]「孙女」(H))、偏正复合，如 [bi³³Xao³³hĩ⁵⁵]「屠夫(直译：杀猪的人)」(LH) ([bi³⁵]「猪」(LH)，[qhao⁵⁵]「杀」(H)，[hĩ⁵⁵]「人」(H))和动宾复合，如 [tsh⁵⁵liu³³]「放牧」(HL) ([tsh⁵³]「羊」(HL)，[liu³⁵]「来、放」(LH))等。⁵

史兴语词汇调查表的多音节词的声调模型仍然符合我们以上所总结的韵律词与单音节词的三种调型：

1. H(…H)，如 [dzɜ⁵⁵rə⁵⁵]「水渠」、[kuɜ⁵⁵dzi⁵⁵sō⁵⁵]「大后天」
2. H(L…L)，如 [bi⁵⁵mi³³]「斧头」、[ki⁵⁵ɲi³³əi³³]「藤子」
3. L(L…H)，如 [gi³³ɬa⁵⁵]「神」、[pha³³za³³duɜ⁵⁵]「鞋带」

双音节词中，高调的位置起区别词义的作用，如 [lɜ⁵⁵si³³]「箭」——[lɜ³³si⁵⁵]「打死」。

与其他羌语支语言一样，史兴语是倾向于粘着形态的语言，如动词有表示趋向的前缀(往上: dzi-、往下: mæ-、往里: khu-、往外: bə-、不定方向: lɜ-)、名词有亲属称谓 a-、人称代词与名词可以带复数标志 -rɛ̃-、一部分形容词有前缀 mɜ- 等。这些前后缀不能单独使用、也没有独立的声调，其声调由其附着的词根来决定(详见下面讨论)。

1.4 变调规则

如上所说，一个单字调在不同层面(词/词组与句)会有不同的读法。在这两个层面上，一个单字调明显地受语义、构词法(词语)和句法(韵律词)条件的制约，据初步分析，也应该有一定的预测性。完整一套的变调规则尚待今后的调查研究，下面简要总结已发现的一些规律和趋势。

1.4.1. 词语

词语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倾向是高调一般落在词根上，而词根的原调延展到整个词中。

多音节名词的词根一般在起首音节，如 [bi⁵⁵mi³³]「斧头」(HL)，在增加后缀的情况下，词根的原调延展到整个词。譬如，含义为「跳蚤」的单音节词是 [rua⁵³] (HL)，增加名物化后缀 -mi 时，该词念成 [rua⁵⁵mi³³]，保留词根的调型 (HL)。同样，「虱子」不加后缀声调为 H，[ɕæ⁵⁵]，增加后缀的形式为 [ɕæ⁵⁵mi⁵⁵] (HH)。⁶在偏正型的名词词组中，中心语也在前，也同样决定整个词的声调，如 [tɕæ⁵⁵hĩ³³]「红土」，中心语「土 tɕæ⁵³」的原调为 HL。

动词的词根一般在末尾音节。动词词根为高调时，增加趋向后缀或重叠的时候，新词所有音节也都要负载高调，如 [ɕi⁵⁵]「看」(H)——[mæ⁵⁵ɕi⁵⁵]「往下看」(H)、[lɜ⁵⁵ɕi⁵⁵]「(已)看」(H)、[bə

⁵多音节词汇词与句中临时(实词)词组的组合方式相同，调数与调型也相同，在韵律方面，我们可以把词组作为词语对待(篇幅有限，不能详细列举)。

⁶凭这一规律，我们可以预测，[bi⁵⁵mi³³]「斧头」(HL)词根的原调也应为(HL)。

⁵⁵ci⁵⁵]「往外看」(H)、[khu⁵⁵ci⁵⁵]「往里看」(H)。动词[ku⁵⁵ri⁵⁵]「转弯」(H)的重叠形式为[ku⁵⁵ri⁵⁵ri⁵⁵] (H)等。

动词词根为HL或LH调时,增加趋向前缀的时候,高调落在动词词根上,而前缀负载低调,如[gi⁵³]「拉」——[dzi³³gi⁵⁵]「往上拉」、[bə³³gi⁵⁵]「拉长、往外拉」或[zɿ³⁵]「睡」——[lɜ³³zɿ⁵⁵]「(已)睡」。重叠的时候,重叠形式的声调是非重叠形式的延展,如[lɜ³³zu⁵⁵]「皱」(LH)——[lɜ³³zu³³zu⁵⁵] (LH)。

形容词一般有单音节和三音节形式,三音节形式的声调同样也是词根原调的延展,如[bə³⁵]「浅(水)」(LH)——重叠形式[a³³bə³³bə⁵⁵] (LH)。

1.4.2. 句法

在句法层面(韵律词)上,有一部分(单音节)词(包括借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声调行为与词汇词有所不同。这些词声调行为由其在韵律词的位置决定。该词在韵律词中时,其声调为低音。该词在韵律词末尾音节上,其声调为高音。例如,连词[jni⁵⁵]「和」——[tshu³³jni³³hi⁵⁵]「鬼和人」、[(a³³mi³³)(jni⁵⁵)] [tʃa³³wɜ⁵⁵]「喇嘛和和尚」。

最后,句末体的标志一般负载低调。长篇语料中的句末动词一般由名物化标志[li]所修饰,后加系词[jnō]。动词原调往往会延展到名物化标志上而后加的系词念成低调。例如[xa³⁵]「走(完形)」在句末的实际读法会是[xa³⁵li³³jnō³³]或[xa³⁵]原调延展到名物化标志为[xa³³li⁵⁵jnō³³]。

1.5 总结

史兴语声调负载单位是词(词语或韵律词),共有三个调型(调位),即(1)H:H(…H)、(2)HL:H(L…L)和(3)LH:L(L…H)。这三种调型由两个基本调(高调和低调)所组成。

总结史兴语声调的特点后,我们可以回到黄布凡与仁增旺姆的例子,试图解释动词[za]「下(雨)」在不同句中的三种读法。首先我们要划分[za]所出现的句子中的韵律词(韵律词划分受句法的调节)。在例句(1)中(xu⁵⁵ za³⁵ tɕæ³³. “下雨了。”),主语与谓语之间有停顿,句子随之分成两个韵律词。该注意的是,此句中,语义重音在[za]「下(雨)」上,导致[za]独占一个韵律词,保留单字调,后加的体标志念成低调,韵律词划分如下: [[xu⁵⁵] [za³⁵] [tɕæ³³]]. “下雨了。”(此外,如下不强调[za]的划分, [[xu⁵⁵] [za³³ tɕæ⁵⁵]],也通)。在例句(2)中(xu⁵⁵ za⁵⁵ wu³³ dzō³³. “下雨了。”),韵律词划分相同,即 [[xu⁵⁵] [za⁵⁵ wu³³ dzō³³]]. “下雨了。”。这里,[za]被两个体标志所修饰,一块形成一个韵律词,高调落在该词的词根上。例句(3)(xu⁵⁵ za³³ tɕi³³tɕi⁵⁵ bɜ³³ ji⁵⁵. “要下雨了。”)分成三个韵律词,(史兴语韵律词一般有两三个音节长,五个音节长的谓语要分成两个韵律词,[za³³ tɕi³³tɕi⁵⁵]和[bɜ³³ ji⁵⁵]),即 [[xu⁵⁵] [za³³ tɕi³³tɕi⁵⁵] [bɜ³³ ji⁵⁵]]. 在[za³³ tɕi³³tɕi⁵⁵]「准备下(雨)」(LH)的韵律词中,[za]修饰后面的动词[tɕi³³tɕi⁵⁵]「准备」,该韵律词的调型是中心语[tɕi³³tɕi⁵⁵]的延展(LH)。

3 羌语支语言声调

总结羌语支语言声调的特点,孙宏开(2004: 303)曾经指出,羌语支12种语言当中,只有四种语言,即嘉戎、羌语、尔龚和拉坞戎,声调的音位区别作用小。剩下八种语言当中,四种语言(即扎巴、却隅、尔苏和普米)声调有一定区别的作用,而四种语言(木雅、贵琼、纳木义和史兴)声调区别的作用较大。

上文已提到,过去被看作声调区别作用小的嘉戎语、拉坞戎语和羌语,却普遍存在词汇音系及语法层面上丰富的音高别义现象(孙天心 2005, Evans 2006)。⁷另外,声调有一定区别作用的语言,如普米语,据最近调查资料,也存在音高重音现象(丁思志 2006)。此外,传统上被看做为声调区别作用较大

⁷ 在其《麻窝羌语》中,刘光坤(1998: 54-55)也用重音概念来分析麻窝语的韵律特点。

的纳木义语，最近同样被分析为有音高重音的语言（Nishida 2006）。本文讨论的史兴语声调也明显与字调语言不同。那么，剩下的羌语支语言（木雅、扎巴、贵琼、尔苏）的情况如何？观察分析对这些语言的以往陈述，并联想到最近研究成果与以上对史兴语声调的讨论，不难发现，这几种语言当中，声调负载单位应该也都不是音节。

首先，这些语言当中，单音节词的原调与词在语流中所能负载的声调普遍有所不同。单音节词所对立的调数比该语言总调数少。前后缀与虚词往往没有独立的声调，其声调由其所附着的实词决定。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说明。

木雅语（黄布凡 1991）共有 5 个声调，即高降[53]，中升[24]，高平[55]，中平[33]，全升[15]，但单音节词中所对立的声调只有两个，53 和 24。木雅语两个平调（55 和 33）只出现在多音节词中。语流中的虚词和词缀也常变读 33 调。

扎巴语（黄布凡 1991）共有 3 个声调（[55 (53)]，[13 (35)] 和 [33 (31)]），但单音节词大多为 55 调和 13 调。55 调和 33 调在单音节词或多音节词的末尾音节上，常分别念成 53 调和 31 调。实际语流中，词缀和虚词皆读成 33 调，如复数标志[$z\epsilon$]，[$\text{sy}^{55}-z\epsilon^{33}$]「人们」，[$\text{ji}^{33}\text{mi}^{55}-z\epsilon^{33}$]「奶牛（复数）」等等。也就是说，这些语言声调系统，像史兴语那样，基本上由两个相对立的高平调（以往陈述的 55）和低平调（以往陈述的 33）组成，升降调是两个平调的调丛，而高调在词语与韵律词中的位置由语义、构词法与句法决定。

总之，以往研究往往比较准确地反映所描述语言的韵律音质，但由于所选择的分析框架以字调语言为出发点，使对这些独特韵律特征的理解不够明显和全面。总起来看，我们大致可以肯定，羌语支语言都不以音节作为声调的负载单位，反过来韵律系统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音高或基本频率。这种音高现象该怎么理解？声调？音高重征？重音？描写羌语支语言韵律系统，这三个概念曾经都被使用过。

孙天心极富见地的论文（2005）分析蒲西拉坞戎语和草登嘉戎语的音调现象时，把它称之为“重音”。孙先生的主要依据（2005: 58）是这一现象的特点符合不少学者对于重音的定义，即“其规律输出之结果只带单一重音节的词组”（所谓的音高累积性），“一旦重音的位置确定之后，音高的分布便可预测”等。另外，孙先生也指出，音系学家早已体认到声调、音高重音、强弱重音并无截然分别，换言之，声调与重音之间存在一种重音——声调的连续体，也就是说，所有的语言音系都可以理解为靠近前者、后者或属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类型、结合两者的典范特征。比如，据 Hyman (2005: 236) 的最近分析，音高重征不是十分一致的概念，而所谓音高重征的语言是在挑选运用典范声调与典范重音的不同特点。沿着这一思路，史兴语也像蒲西拉坞戎语和草登嘉戎语那样，也可以看做为有音高重音的语言，因其体现有高音累积性（一个词一个高调）、可预测性等重音特征，只不过具体类型与蒲西拉坞戎语和草登嘉戎语不完全相同。

既然羌语支所有的语言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音高别义现象，这一特点是否可以对羌语支语言比较与历史拟构提供一些线索？从总体来看，羌语支语言的声调一向被认为发展不平衡。不同语言之间在声调上找不到调类关系或严格的对应关系。虽然所有的羌语支语言似乎都处于声调与重音之间的连续体上，然而具体的类型各不相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羌语支语言以外，川西地区其他语支的语言，如藏语方言（Duanmu 1992; Sun 1997, 2003）或一些彝语支语言（Hayashi 2005: 98）在声调/重音方面，似乎类似于羌语支。这三个语支语言声调的共同之处是其声调尚处于萌芽和第一次分化阶段，而声调的产生很有可能与 Hyman 教授所注意到的如下类型学规律有关：一个语言的粘着形态越发达，该语言的声调（如有声调）也越像重音（详见 Hyman 2001, 2005; 孙天心 2005: 58）。川西地区语言在不同程度上，都倾向于粘着性，他们的韵律系统随之也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有一些重音特征。总之，川西地区不同语言在声调/重音方面，大致均属独立音韵创新，声调与重音的结合也有可能是超羌语支语言境界之外的川西地区的区域特征。

最近几年，对川西地区语言的调查日益增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希望随着我们对羌语支语言知识的积累，我们对其韵律特点、来源与发展的理解也会在不断地加深。

参考文献

- 戴庆厦 1994 藏缅语的声调，《藏缅语新论》，马学良、胡坦、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编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83-104 页。
- 黄布凡 1991 羌语支，《汉藏语概论》，马学良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8-369 页。
- 黄布凡、仁增旺姆 1991 史兴语，《藏缅语十五种》，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仁增旺姆、刘菊黄编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74-197 页。
- 孙宏开 1983 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民族学报》第 3 期：99-273。
- 孙宏开 2001 论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语言，《语言暨语言学》第 2.1 期：157-181。

- 孙宏开 2004 嘉戎语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历史地位,《汉藏语研究: 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 林英津、徐芳敏、李存智、孙天心、何大安编辑, 297-314页。
- 孙天心 2005 嘉戎语组语言的音高:两个个案研究,《民族语文》第25.1期: 50-59。

- Ding, Picus Shizhi. 2006. A typological study of tonal systems of Japanese and Prinmi: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pitch-accent languages. *Journal of universal language* 7: 1-35.
- Duanmu San. 1992. An autosegmental analysis of tone in four Tibetan language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5.1: 65-91.
- Evans, Jonathan. 2006. Characterizations of word tone and accent ton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ACL 14 and ISCLL 10 conferences on May 25-28, 2006 in Academia Sinica, Taiwan.
- Hayashi, Norihiko. 2005. Comments on "On tone in Tamang and neighbouring languages: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In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tonal phenomen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ne-syntax interface, and descriptive studies: Dec. 14-16, 2004*, ed. by Shigeki Kaji.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pp. 97-104.
- Hyman, Larry. 2001. Tone systems. In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ed. by Martin Haspelmath et al.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vol. 2, pp. 1367-1380.
- 2006. Word-prosodic typology. *Phonology* 23: 225-257.
- Nishida, Fuminobu. 2005. On pitch accent in the Namuyi langu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Himalayan Languages Symposium and Workshop on Old Tibetan and Tibetan Dialectology, held in Bangkok, Thailand, on December 6-9, 2005.
- Sun, Jackson T.-S. 1997. "The typology of tone in Tibetan" 《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4: 485-521.
- 2003. "Variegated tonal developments in Tibetan". In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ed. by David Bradley, Randy LaPolla, Boyd Michailovsky and Graham Thurgood, pp. 35-51.
- Yip, Moira. 2002. *To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o, Nancy. 1969. *Prosody and phonology*. Ph.D.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stress and tone continuum in Shixing
CRLAO, CNRS Katia Chirkova

Abstract : Shixing, a little-studied language of Western Sichuan, is currently classified within the Qiangic subgroup of Tibeto-Burman languages. Previous studies (Sun 1983, Huang and Renzeng 1991) describe this language as tonal and claim it possesses these two characteristics: (1) among its four tones (55, 53, 35 and 33), only the former three contrast on monosyllables, whereas the fourth appears only in polysyllabic words; (2) its tones are not stable and often change in natural speech flow.

The author's fieldwork in 2005 and 2006 confirms these two observations and uncovers a prosodic system with distinctive pitch (here analyzed as word-tone). This system is in many respects similar to those described for other Qiangic languages, such as Puxi Lavrung, Caodeng rGyal-rong and Shuitang Qiang, interpreted by Sun (2005) and Evans (2006) as combining prototypical properties of tone and accent. An examination of previous descriptions of tonal systems of other Qiangic languages shows that the same analysis in terms of tone and accent applies to the entire Qiangic subgroup. This combination of tonal and accentual features is treated by the author as an areal feature of Western Sichuan.

Keywords: Shixing; word tone; stress; pitch accent; tone; Qiangic; areal features